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四十八回 群賊定計藏金牌 清官受困連窪莊

話說胡黑狗從彭公兜囊之內，搜出那康熙老佛爺賜的金牌來，說：「武莊主你看！」武連接過來一看：金牌長有八寸，寬有二寸，一面是龍鳳篆，一面是「如朕親臨」的字樣。武連又叫蠍虎子魯廷、小金剛苗順、火眼狻猊楊治明瞧，那三個人說：「武莊主，不必看了，我們替你結果了他的性命吧！」苗順說著就要拉刀。武連說：「不如把狗官捆上再說，來人，給我把他捆上。」苗順說：「為何不叫我殺他，這是一個什麼主意呢？」武連說：「彭朋與我無仇，他是與我的親戚金翅大鵬周應龍有仇，我把他給送到那裡去就是了。」楊治明說：「你我慢慢的商議吧！」武連便叫家人先把狗官鎖在空房之內。彭公一見胡黑狗把金牌掏去，自知性命要死在他人之手，說：「你們這伙叛逆之賊，我乃國家三品職官，你等竟敢硬行侮辱！好好！」胡黑狗說：「少時有了一個樂兒，把他抬下去。」那潘得川過來說：「莊主，把他送到土牢之內鎖上，派兩個人看著他。」武連點頭說：「就是這樣辦理。你等吩咐廚房備酒，給胡賢弟接風。」

今日實是你我大家的造化，要叫狗官走了，你我性命休矣！我的全家滿門，也必被官兵鎖拿。此事多虧胡賢弟，眼力真好，你如何認得他呢？」胡黑狗一笑，說：「我這兩個眼睛，見過

一面之人，過十年不忘。我是湮江寺的人，在三河縣左府上管點小事。他往那裡私訪過，我也跟左青龍上他三河縣衙署之內去過。我是在案逃脫之人，我認得他不錯。」武連說：「真好眼力！」又對家人來福說：「告訴廚房，叫他們預備幾只鴨子，我等今天要大吃大喝一頓，再抬一壇酒來！」

來福答應下去，到了廚房說：「李老四，你快收拾菜吧。」

上頭吩咐，要請客吃黃燜鴨子。」廚子一聽，連忙起身說：「你去給我買點東西來，我好配菜。」來福說：「買什麼呢？」廚子說：「你到村口小酒鋪老吳那裡，買十個雞子，若有魚要二斤來。」來福答應，轉身出離門首，一直的奔村口而去。天有過午之時，小酒鋪正清靜，見有一個人人在牀上倒著睡覺，老吳坐在椅子上也睡著了。只有一個小伙計說：「來福，你往哪裡去呀？」來福說：「到你們這裡來買雞子，有魚沒有？」小伙計說：「有雞子，沒有魚，今天還請客嗎？」來福說：「今天有北邊來的人，新來了四五位呢！家裡有鴨子、豬羊肉，廚子還叫我來買這兩樣。」小伙計給他拿了十個雞子。老吳聽見說話，瞧是武宅的來福，說：「來福，你們門公朱二爺在家啦？我要找他借幾吊錢，今天清早有一個老頭兒攪亂，也忘了說啦。」

來福一吐舌尖說：「你快別找朱二爺啦！連他也不知往哪裡去了！那個老頭兒，是在你們這裡遇見的呀！」老吳一聽這話裡有話，就跟著問：「朱桂芳因為什麼事走了呢？他為人甚好的。」

那來福本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，因天日還早，他就把胡黑狗從大人懷裡掏出金牌之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老吳聽罷，只是歎息。

此時張耀宗倒在牀上，並未睡著，全都聽見了，嚇得他戰戰兢兢！自己心中想著：夜內倘若大人有命，我把他救了出來，殺了惡霸全家！但不知他家還窩著哪路的賊人，自己又有些孤

掌難鳴。他坐起來說：「掌櫃的！方才來買東西的這位，他是這本村的嗎？在哪裡住呀？」老吳說：「一進這北村口，往東一拐不遠，你看那路北裡，門前有四棵龍爪槐的，那就是這一方的財主，姓武。那小孩子名叫來福，是他家裡使喚的小童兒，常往這鋪裡來。今天武莊主又要惹大禍！」張耀宗說：「這武莊主惹什麼大禍？他平常作何生理？」老吳一看外面無人，他才說：「我看尊駕也不是我們這裡的人，你要問這武莊主惹什麼大禍，他家來福方才說，有一位什麼巡撫大人，現在他家呢！」

他說要殺那位大人。他膽大如天，平日窩聚江洋大盜，在路上搶劫過往客商。他坐地分贓，也有一身好功夫，家中那些個家人，全都跟他練過武藝，我們這一方無人敢惹他。」張耀宗聽罷，說：「你們這裡的地方官為何不拿他？」掌櫃的說：「官員皆同他有交情，不肯拿他。」張耀宗明知是巡撫彭公在他家內。

他在小酒鋪裡喝了點酒，吃了一頓飯，取出一塊銀子來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我多歇歇，這一塊銀子有七錢重，大約除去正帳，餘錢就送给你。」老吳看見銀子，樂得眼花都開了，說：「大爺不要賞錢，歇歇無妨。」說著便接過去放在櫃子內。

此時天色將晚，張耀宗恨不能一時黑了才好。又喝了有一壺酒的工夫，天已黑了。他即站起身來告辭，往北走不遠，向東找了一個無人之處，收拾好了，把長大的衣服，包在小包袱內，係在腰中，帶著單刀，順小路往東到了樹口，再往西拐，進村走了不遠，聽有犬吠之聲，天已黃昏。他飛身上房，抬頭一望，見一所宅院就在眼前，知是賽展熊武連的住宅，跳在院內，聽西配房內打更的說：「今日我們莊主喝了不少的酒，越喝越高興。廚子劉四也在廚房喝了起來，大概是醉啦！我方才去看他之時，他給了我兩碗酒，叫我與他喝酒。你去交了一更吧，咱們再喝。」又聽一人說：「陶三，你太懈怠啦。昨天都是

我，今日你又派我來啦！我姜二也不是不交朋友之人，今天再替你打一夜，我看你明天還去不去。」陶三說：「二哥，你去吧！我等你喝酒。」外邊張耀宗聽完了，看見西房內出來一人，手拿梆子，正打定更，便閃在北邊夾道牆腳下。姜二剛打著梆子從那裡過，張耀宗就一個蒼鷹拿食，把他按在那裡，梆子也給扔了。張耀宗說：「你要死就嚷！我問你，你告訴我實話，我就饒了你。」姜二說：「好漢爺問我什麼，只要我知道，我就說了。我們莊主也是綠林中人，你老人家要借路費，見莊主一說，他就送給你。」張耀宗說：「我問你，白天抓的河南巡撫彭大人，你們害了沒有？快說實話。」姜二說：「沒害，我主人將他放在後花園土牢之內，有兩個人看守，還有兩個打更的，後園在我們院的西北，過三層院就是了。好漢爺饒了我吧！」張耀宗聽完了，說：「我要放了你，你就會給你莊主送信，壞了我的事。我先把你捆上，等我完了事，再來放你。」隨解下姜二的褲腰帶，將他捆上了，又把嘴巴塞上，把他扛至西院更房，放在南邊牆底下。

張耀宗這才往西院去。他竄過兩重房，看見這所花園甚大，樓台亭閣俱全，花果樹木，四時開放，月牙河內，魚蝦跳躍。

此時皓月當空，約有二更時候。張耀宗往正北走去，這正北樓五間，東邊是眺望閣，西邊是碧霞軒，各種果樹不少，但不知土牢在哪裡？忽聽有更鑼之聲，急忙蹲在黑暗之處，候打更的過去再找土牢。只見南邊來了兩個更夫，一個打鑼的在頭裡，打梆的跟著說話兒。頭走的說：「宋命兄弟，瞧今天月色多好，這花園之內真好逛。」後邊那個更夫說：「王二哥，這花園好是好，就是一樣，不大乾淨。我往碧霞軒去就害怕，那年打死那個丫頭，我是親眼見的，真是遠怕水，近怕鬼。」正說著，抬頭往西一看，說：「大哥，這碧霞軒北邊牆腳下，那裡黑漆漆

的，象是蹲著一個人！」宋命說：「大哥，你的膽量太小，又愛胡說嚇人，我用磚頭一塊，照定那影兒扔去，要是人他必躲，要是鬼也必動作的。我有名的宋大膽，最不怕鬼。」他從地上拿起一塊磚頭，照著張耀宗就是一下。張耀宗一縱身竄了過去，把那更夫踢倒。回身就跑。宋命說：「好漢爺饒命吧！」張耀宗說：「那土牢在哪裡？你帶了我去，我就饒你，還須找著我們大人。」宋命說：「你老人家放我，我帶著你去就是了。」張耀宗放了他，跟他到了後邊，便來到那有門無窗的土牢，只見門首點著一個燈籠，有兩個人正在那裡吃酒。張耀宗手提單刀，把那個更夫宋命殺死，自己方要拉刀過去砍那兩個人，忽然腳底下一軟，撲通一聲，竟落在陷坑之內。那兩個看守之人說：「好了，拿住一個賊啦，咱們去討賞吧！」兩個看守土牢之人，一名甄進忠，一名管世寬，乃是武連的心腹。原來武家這土牢，是專為藏人之用。土牢前全是滾板翻板，作成消息。他怕有人前來辦案拿他，故此先作成埋伏好拿人。今日張耀宗一時慌忙，落在陷坑之內，被看守土牢之人捆住，抬到前邊大廳。賽展熊武連與蠍虎子魯廷、小金剛苗順、火眼狻猊楊治明正在客廳吃茶，忽見家人來報說：「後邊花園之內有賊！花園更夫甄進忠、管世寬拿住一個，更夫特來送信。」正說著，家人又報說：「拿住一個，抬了來啦！」少時，自外面抬了進來，放在地下。武連等這時全都醉了，便說：「不必問他，大

概是新上跳板之人，咱們醉了，正要喝一碗醒酒湯，抬到西邊馬圈院內，把他殺了，取出心來，咱們作兩碗醒酒湯吃。」家人抬下去，來至西院，就綁在柱子上。一個家人名叫范不著，手執牛耳尖刀一把，照著張耀宗方要動手。一個家人說：「且慢！還須用些涼水，等我取來再殺他。」張耀宗破口大罵不絕，自想今天性命難保。

只見那個家人，手執鋼刀，照定張耀宗前心往下就刺。不知玉面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